

玄關大門被緩緩推開，門板摩擦的金屬聲響迴盪在玄關處。

「我回來了。」男性乾啞的嗓音朝著室內說道。

聽見了外頭的聲響，臥房床上的人睜開了視線。

我回來了，這句話已然重複了不知多少次。

他自床鋪上醒來，而這畫面已然重複了不知多少次。

這地方是間老舊的公寓，恍如夢魘一般的公寓。

每至夜半時分，玄關的大門便會傳來聲響，隨之而來的便是那聲「我回來了」。屋主回來了，這裡還有人居住，但種種景象由旁人看來都像是荒廢了一般。

這間房早已被停了水電，冰箱殘存的食物被放置到散發酸臭異味，流理臺上沾附的食物渣引著蒼蠅環繞。餐桌上的便當像是被遺忘般的放置已久，腐敗的魚腥味自餐盒蓋下散出，更不用說盒子裏頭的食物現在長成了什麼樣子。

屋裡的一切就像是原本平凡的生活被硬生生打斷。流理臺尚未清理完畢，做好的便當未帶出門，象徵上班族身分的公事包跟領帶還掛在椅子上，彷彿屋主忽然就出了門未再回來過，任由室內的髒亂日益發酵。

他想過逃離這地方，而他也曾經沒能成功的離開過。

那詭譎的罪惡與恐懼不曾離開過他的腦袋。

我記得最當初，黑髮的男子向我說，他正在找一隻貓。

我見著那照片，而我知道，對方找不到的，因為那隻貓已經死在那巷子裡。

許是失業後的無助難以宣洩，許是過量酒精下的影響催化，我看著生命殞落的當下並無一絲自責，直到失主用著那同樣無助的眼神望著我，接著又露出一抹令我難以消化的笑。

我知道我錯了，而我當下無地自容的只能逃離現場。

一切景象模糊的像是酒意從未退去，幻影似的畫面彷彿還未逃離這場夢。

自那時起，他每日恍若都能看見一名男子揹著包，準備迎向他問著貓在哪。

日復一日，那幻影從未消停過，不得已的只能再以更多酒精壓制那股瘋狂。

直至某一天，滿載的醉意麻痹了他的思緒，能漫無目的行走在街上的感覺是難得輕鬆自在，儘管那副模樣看在旁人眼裡像極了行屍走肉。似是被什麼引領，往著人煙稀少的路徑走去。

以往的畫面歷歷在目，恍如夢境一般於眼前重現。

黑髮的男子找著了他的貓，接著將貓帶回了家裡。
儘管起初那貓醒來後掙扎著，但終究還是回家了。

房門被推開，黑髮男子的面容猶如車禍後的慘況。
被輾過扭曲斷裂的手指端著盤子，撕裂滲血的嘴角見到貓後依舊彎著笑。

他想過逃離這地方，而他從未成功的離開過。
公寓的大門能被他輕易的推開，但那階梯彷彿無止盡的螺旋循環。他往下走不出去，只能試著往頂樓向上邁步。

他理不清這一切是否是真實的，亦或只是一場惡夢。
過多的衝擊，滿溢的癡狂早已令他失去了一切感知。

晚風吹拂，男人站到了牆緣邊俯瞰。遠處城市的光景刺眼，恍如服了毒品後的光點炫目。
紊亂的思緒理清自己是否還活著，又或是早就不存在這世上。

頂樓的金屬門板被敲擊著，黑髮男子的聲音在後頭不絕於耳。

「我的貓……」腦海裡，那聲音持續問著。
不留喘息餘地的，虛幻般的嘈雜恍如近在耳畔的碎嘴。

他站上了牆緣，以為仰望的星空是他能看見的最後畫面。

……。

玄關大門被緩緩推開，門板摩擦的金屬聲響迴盪在玄關處。

聽見了外頭的聲響，臥房床上的人睜開了視線。

門板被緩緩推開，那聲音已然重複了不知多少次。
他自床鋪上醒來，這畫面已然重複了不知多少次。

感到了異樣，他摸上了頸子，頸圈上頭被繫上了無法掙脫的鐵鍊。

星空高掛的夜，他神情惶然的自公寓頂樓仰望而墜。
——終將不會到來，那夢魘結束的最後一天。